

这家伙真是一个恶棍

1

从过年回到天气逐渐转热的季节，几个月里，我已经打了十五场拳赛，无一败绩。在初级拳赛的圈子里，西毒的名号已经是叫的比较响的。

「恶棍，身高一米八三，八十九公斤，没什么套数，就是靠一身猛劲。」李哥把一个拳手的资料丢给了我，说：「跟这家伙打上一场，我到时候会请广东的老板过来看。如果你赢了，我就游说他们，请芯片过来跟你打一场，他们有组织这种高级比赛的能力。如果你输了，就再也别想着报仇的事。」

「我不仅是报仇，我还是为了自己。」我再次强调了一下李哥对我的误解，拿起恶棍的资料看了起来。

恶棍，原名韩烈田，巴蜀之人，曾经因故意伤人和抢劫入狱过两次，出狱之后，不思悔改，纠集了一帮子人专门在公路上拦截来往的客车进行抢劫，常常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案。后来警方出动进行围捕，恶棍与其团伙竟然依靠手中武器与警方展开激斗，致使有三名警员殉职。后来恶棍侥幸逃出警方包围，辗转流窜于川陕各地，遂进入黑拳界。其本来没有任何格斗基础，但天生凶狠，嗜血好斗，加之体格健壮，在黑拳界竟然混的风生水起。因为他在拳台上见血愈猛，如同疯狗一般，每次跟人

对打都势必将人逼入死角，大有不打死不罢手的作风，所以都叫他做「恶棍。」

「就这样的半吊子，也能混进高级拳赛？」我看完了恶棍的资料问。

「可别小看他。软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。这家伙就是一个不要命的荏。你想想，他犯了那么多事，又是通缉犯，被抓回去就是吃枪子，他知道自己早就该死了，他能不拼命吗。最可怕的就是这种人，好多赌客都看好他。」李哥提醒我说。

「嗯，」我点了点头，问：「什么时候比赛？」

「五天后。」

五天之后，我跟李哥到了比赛的现场。恶棍就趴在拳台的围绳上，瞪着一双死鱼眼盯着我。那双眼睛虽然小，却充满了凶光，就像屠夫看到了待宰的家畜。如果换作刚开始打拳时候的我，见到这种眼神肯定会心里发怵。但现在，这种眼神我见过太多了。

场子里面的人不少，被李哥请来的广东老板坐在前排，周围的人也都是一些有身份的散客。在休息室里，李哥对我说：「西毒，恶棍这厮不是什么好人，平时打家劫舍，为非作歹，还他妈强奸老太太，你要是真毙了他，也算是给社会除了一害。」

我微微一笑：「李哥，你不用给我说这些，不管是恶棍还是好棍，我都不会手下留情。」

恶棍跟我个头相仿，但比我胖了许多，一身的滚刀肉。光看他那张脸，任谁也不会说是好人。这人的五官长的极其邪恶，绝对是天生的坏蛋。我就不明白，为什么有些人就把一脸坏相长脸上呢？看到我上来，恶棍嘴角一咧，露出了一个相当淫贱的笑容，接着竟然对我竖起了一根中指！

我什么也没做。我不想跟他互竖中指，一切都靠拳头来说话。

比赛刚开始，恶棍就朝我冲了过来，那气势绝对骇人，好像他不是打拳，而是在打橄榄球。那冲撞的架势让我想起了动画片里的「肉弹飞车」，我朝着冲过来的恶棍就是一记后手直拳！

「砰」，有闷响传出。这一拳狠狠的打在了恶棍的脸上，我能感觉到那种略有些滑腻的手感。恶棍的脸一歪，出乎我意料的又往前进了一步，用他加起速来的体重直接把我推倒在了地上！

他毫不客气的坐在了我的身上，我竟然被他的体重压的站不起来。随后恶棍居高临下的一顿乱捶，也不管有没有防御，乱拳雨点一般落下。我双手紧紧的护着脸部，任凭他的拳头砸在我的身上。他的拳虽然乱，但并不重。在基地的时候，我经常双手抱头，绷紧腹部，让凶器戴着拳套给予我重击，这点抗击打的能力还是有的。我想，好多拳手都是被他这一开场的乱拳给打懵的吧。

打了一阵子，恶棍的出拳速度慢了下来，我瞅准空隙一个摆拳打在了他的下巴上。这一拳是躺着打的，发力不足，他的脑袋只是略微一抖，接着挥拳又向我打来。这家伙明显已经进入狂

暴状态，目光凶狠，嘴里流涎，好像一条疯狗。就在他挥拳的时候，我猛的往上一挺胯，一下把他给顶了出去。我趁着那力量一翻身，抓着他的一条胳膊把他固定在了拳台上，做了一个「锁臂十字固」。

地面技我会的不多，但锁臂十字固我练的还算娴熟。我抓住他的手腕，两条大腿交叉的缠绕在他的肩关节处。如果不出意外，我将会一直这样固定着他，直到他拍地求饶或者是胳膊被我生生掰断。

强烈的痛楚使得恶棍大喊了一声，他竟然一口咬在了我的腿上！这个家伙！钻心的疼痛彻底点燃了我的愤怒，对于这个混蛋的不满一股脑的发泄了出来！我按住他的胳膊猛的往上一挺胯，接着便是「嘎嘣」一声，我也不知道哪断了，翻上来骑在他身上就是一顿炮拳！

恶棍已经完全不能反抗，他脸部的五官在我的拳头下面不断变化着形状，一坨坨的鲜血从他的口鼻中迸溅出来。可我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，我简直想把这个家伙的脸完全摧毁！在那一刻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恨他，我也不明白我把他当成了谁，耳边除了传来观众的惊呼就是拳头砸在脑袋上的闷响。

当我从恶棍身上站起来的时候，已经不知道打了多少拳。恶棍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拳台上，四肢大开，整个脸上全都是血，鼻子嘴眼睛一片模糊，身体还时不时的抽搐一下。没有掌声，没有喝彩，我抬起头朝台下的观众扫了一眼，他们都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看着我，说不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表情。

我忽然对这些目光集中在我身上的观众充满了憎恨！这些看客们！这就是你们想要看到的场景！你们不是嗜血吗？你们不是喜欢刺激吗？那哥哥我今天就给你们来点更刺激的！

我高高的抬起脚跟，朝着恶棍饱经蹂躏的脸狠狠的踩了下去！

「噗」的一声，鲜血呈发散状溅的周围一地都是，还有几团甩在了我的脸上。有人捂着嘴惨叫了一声。

妈的，这下你们满足了吧！

没有裁判，也没有人宣布我的胜利。我带着满手的血，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走下了拳台。我明白，这只是我命运中的其中一战，路还没有结束。

有观众，就永远有黑拳。

走进休息室，李哥对我说：「那两个广东老板觉得你不错，准备近期安排你跟芯片的拳赛。」他说话的语气很平静，听不出来是喜还是忧。

我没有说话，坐在条凳上，背倚着墙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

「对了，你的腿没事吧。」李哥低头看去。

我抬起腿，看到上面两排牙印，还在往外慢慢渗血。叫恶棍这个名字绝对不委屈他，妈的下嘴这么狠。

出门的时候，听到从后面走出来的两个人说：「恶棍已经断气了……」

「走吧，」李哥拉着我：「去打一针破伤风。」

2

跟恶棍打完拳赛没多久，李哥就告诉我，跟芯片比赛的日子也定下来了，就在半个月后。拳赛的地点在广州。到时候姓秦的和姓陈的这两个家伙也会到场。

我说，李哥，这个消息不要让小妖他们知道，我不想让他们为我担心。

李哥叹了一口气，说知道。

2006 年的 7 月份，我「大五」的最后一个学期即将结束，但我却不能在学校参加毕业典礼，因为那个时候，我已身在广州的某个地方，站在拳台之上对抗叵测的命运。我事先给王辉打了个招呼，让他去学校帮我处理一下相关事情。王辉问我要去干什么，我只是说要跟李哥出去一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王辉说那行，你去忙，到时候我帮你把事办了。末了王辉又说：「前两天杨蒙打电话跟我联系过，她还问起你的情况。」

我想了想说：「下次再打电话，你就告诉杨蒙，让她不要再记得我。」

在离开之前，我跟阿果又去看了一场电影，这是我们两个第二次去电影院看电影。那次看的是文根英主演的《纯情舞女》。看完之后，阿果靠在我的肩膀，竟然哭了。

我俩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，是我从电影院里出来哭的一塌糊涂。而这次，却换成阿果在我肩头抽泣。我笑着说：「怎么哭了？电影最后的结局不是挺好的吗？」

「电影里的结局都很幸福，我不知道我们的结局是不是也能像他们一样。」

「肯定会。」我抱着阿果说：「肯定会。」

半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只在一眨眼间。在送我离开的时候，阿果一直沉默着，直到最后不能再送了，才拽着我的衣服，露出一个笑脸，说：「欧阳，早点回来。」

那一个笑容，像刀子一样刻进了我心里。

阿果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

我跟李哥，还有他的两个比较贴身的小弟，四个人坐飞机到了广州，准备跟芯片的比赛。那次比赛搞的非常正规，绝对是很上档次的高级拳赛。地方在一个私人的体育馆里，参与拳赛的也都是些非常富有或是很有身份的上层人士。据李哥说，就这一场拳赛就牵涉到上亿现金的流动。不管最后哪方赢，主办方都会从中大赚一笔。

这次拳赛跟以往有所不同，采用的是流行于缅甸和泰国交界处的一种「绳拳」的比赛规则。绳拳，也叫缠麻式泰拳，是泰国一种比较古老的擂台搏击方式。这种现在已经不多见的擂台格斗异常的血腥残酷，比赛的拳手双方在手上缠绕麻绳，浸水打

湿之后再用手面蘸以碎石屑和生石灰，使得拳头更加粗糙坚硬。这样的一拳打在人身，往往是皮开肉绽，惨不忍睹。

不过这次为了增加拳赛的观赏性，只让拳手以特制的麻绳缠拳，并不允许蘸什么石屑或其他东西。在比赛时间上，采用了裁判回合制，也就是说，这场比赛是有裁判的。每局打三分钟，中间休息一分钟。唯一能突出它是黑市拳的特点是，比赛没有回合上限，一直打下去，直到有一方认输或者是倒地不起或者是被对方打死。

很明显，这样经过精心筹划的一次拳赛，是上层人士的开胃大餐。

我们到了广州之后，就被安排在了一个酒店里住下，不得私自外出，直到比赛结束的那一天。主办方照顾的还真是周到，专门给我配备了一个队医，以负责我这几天由于不服水土而出现的不适症状，还有拳场上的伤势处理。这个队医黑黑瘦瘦的，有个很贴切的外号叫蚊子，马来西亚人。

经过了那么多的淬炼，到了开赛的那一天，我的心里倒是非常平静。用麻绳仔仔细细的把自己的双手缠好，往身上涂了些拳油，简单的热了热身，就要上场了。李哥在后面捏着我的肩膀，说：「我刚才在场子里看见他俩也来了。」

「他俩？」我扭头问：「姓秦的跟姓陈的那俩王八蛋？」

「嗯，就是这两个厮。这两家伙又在芯片身上下了重注，上次芯片帮他们发了大财，这次他们连老本都押下去了。西毒，好好打，让这两货来个血本无归，把内裤都输这儿！」

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无惧的眼神，线条清晰的肌肉，点点头说：「明白。」

在我出场的时候，竟然还有些人喊着我的名字，没想到这里也有我的拥趸。但相比名声在外的芯片，几乎全场的观众都是奔着他来的。

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芯片。这个身材强壮且敏捷、头脑冷静、攻击和防守都几乎滴水不漏的强者。他就坐在圈绳的一角，穿着一条布满红色火焰花纹的黑色短裤，目无表情的看着我。他的眼神，是冰冷的。这个人的面孔带着一股蒙古草原的苍茫。

很奇怪，事情到了这个时候，我对于芯片，心中已经没有任何的憎恨，我也并不是因为单纯的愤怒才站在这个拳台上的。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，是为了挑战我的宿命，还是为了坚持我的信仰？

或者，我终于站在这里，只是想面对整个黑拳的世界。可是真正面对的时候，我又不知道该对它说点什么。

马来西亚的队医蚊子最后给我检查了一遍，他拿出一个护齿问我，用吗。我摇摇头说，不用，这玩意会阻碍我的呼吸。

「叮」，比赛开始。我走向拳台中间，友好的伸出了左拳。

芯片稍稍愣了一下，随后也伸出拳头，跟我碰了一下。恐怕这是他在黑市拳的拳台上，第一次跟对手碰拳。

刚碰完拳，我就一记势大力沉的扫腿踢出，路线直奔芯片的头部。这一腿只是试探，我要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滴水不漏的防守。不出预料的，芯片完美的防守住了，我这一腿踢在了他强壮的手臂上。

我的腿刚落下，接着点地又起，重腿连扫，目标是他的软肋。刚才他抬手防头的时候，正好露出一个空当。等我腿到的时候，他的防御已经拉了下来，用坚硬的左肘挡下了我这一击。我的腿落下之后，点地再起，可芯片却没有给我出第三腿的机会，「呼」的一下，一拳就打了过来。

3

芯片这一拳绝对迅速，并且空当抓的天衣无缝。他在我起腿的瞬间一记摆拳抡了过来，幸好我只是试探性的攻击，并没有身陷战局。我下意识的往后一仰身子，他的拳头擦着我的脸摆了过去，上面的麻绳划的我的颧骨火辣辣的疼。

我立刻向后退了一步，摆好拳架。芯片这名号不是白叫的，一交手就感觉到了他带来的压力。防御，速度，冷静，这家伙让人可怕的地方不止一处。只是一个照面，我就能够确定，他比我所有交手过的人都要强，包括乃昆。

上台之前没有压力，但这个时候，压力却在无形中笼罩了过来。

芯片并没有因为我是新人而有所轻视，他谨慎的态度表明了他极其优秀的拳手素质。能够赢得一两场的比赛，或许可以靠运气，但站在以命搏杀的擂台上，连续一百多场的战绩不败，那

绝对是要靠实力。他轻轻移动着步伐，不断的控制与我之间的距离。我也根据自己的节奏移动着，寻找他偶尔露出来的破绽。我们两个就像下棋的老头一样，正在不慌不忙的开局布阵，丝毫不理会台下那些早已不耐烦的喊叫声。

这样的比赛对于那些看惯了开场就要白热化，一照面便会拼命厮杀的人来说，显然是很不给力的——没有血肉横飞的场面，无法满足他们心里变态的空虚。但只有这样的拳赛，才存在真正的美感。两个拳手之间的交锋，才能把格斗的精髓演绎的淋漓尽致。那些一见面就红眼厮杀的拳赛，其实跟一场斗狗没有区别。

我不再出以重腿，而是轻拳轻脚的试探对方，以求其破绽。芯片的战术跟我一样，也是以点攻击，寻求机会，时不时的夹杂一个重击。我们两个你来我往，象征性的打了几个攻防，第一回合结束。

我回到角落里休息，李哥的小弟上来给我喝水。李哥趴在围绳上问我：「怎么样？」

「还行，对方的实力在预料之中，有些棘手。」这时台下有观众不满的大喊，你们两个搞毛呢，打的那么软，跟他妈同性恋似的。

李哥鄙夷的瞅了那些人一眼，骂道：「SB。」

第二个回合开始。我意识到对手是不可能给我露出任何的破绽了，他冷静眼神说明了一切。并且用拖时间的方法对我也不利，芯片是蒙古拳手，他的基因决定了他的体能要比我更充

沛。我改变了战术，要用刺拳撕开他的防御，然后再给予重击。

我的这个战术并未奏效，芯片也在这一回合发起了对我的攻击。刚开始我们两个就交上了火，不过都打的十分冷静。台下有观众抑制不住的大喊：「打啊！打啊！」

谁不想打？可是面对冷静的对手，躁动只能让你失去一切。躁动会让人丧失判断力和抓捕空当的机会，看似勇猛，实则无用。拳台上的 KO 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那么几个重击，其他的都是陪衬。而这几个重击，都掌握在冷静者的手里。

我们的防御都没有被撕开，但我明显感觉到了芯片的力量。他的爆发力堪称完美，强壮的格斗肌肉为他的重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原来我看视频的时候，怎么也不敢相信乃昆被他打了三个重拳和两记扫腿之后，竟然永远的倒地不起了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如果我露出破绽的话，会和乃昆遭遇一样的后果。

我没有使出全力，对方也没有使出全力，现在还不是舍命厮杀的时候。我们都在不断的攻防中琢磨对手的风格和套路，同时不停的用自己的出拳节奏拉引着对方。谁掌握了场上的节奏，谁就掌握了主动。可惜的是，我们一直沉浸在自己的节奏之中，谁也没有征服谁，直到第二回合结束。

这场比赛属于慢热型的，下面有好多观众一边看一边骂。我就纳闷了，按说今天来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，怎么素质就那么差呢？

在比赛打到第三回合的时候，下面的咒骂逐渐没了声音，因为我跟芯片都逐渐加快了进攻的节奏，场面有即将进入白热化的趋势。芯片的扫踢开始发挥威力，在我提膝格挡的时候，小腿上传来击打的阵痛。

芯片扫腿的速度真是很快，当我后仰，一腿从我面前掠过的时候，我都感觉到了它带起来的风。这样的扫腿力量万一打在头上后果是相当恐怖的。有人问过我，拳台格斗的时候，要盯着对手的哪里？眼睛还是肩膀？这个问题对于没有打过的人来说，任何的回答都是苍白的——他们以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但对方冷酷的眼神就如一潭死水；他们以为身体的任何动作都要先反应到肩膀上，可等你察觉到肩膀的时候，对方的腿就已经到了你的头上。真正的拳手是把对方笼着在整个视野里的，死盯着一处只会让自己倒的更快。

在接下来连续的两个回合里，芯片持续发威，他精准的判断能力和强悍的重击对我造成了严重威胁，其中踢在我小腹上的一腿差点让我背过气去。芯片的技术相对来说较为简单，就是几个拳法加低扫和高扫，但时机掌握的却无比精准，越是直接的技术便越致命。

面对他凌厉的进攻，我只能以攻代守，和他硬碰硬的打起了阵地战。如果只是一味防守，很快就会被他强大的力量所撕裂。在对攻中，我不知道我的攻击对他有无奏效，但是他的两个摆拳打在了我的脸上，我感觉整个左脸火辣辣的疼，好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。都是那该死的麻绳！

第四回合结束。我坐在角落里剧烈的喘气，李哥趴在围绳上问我：「西毒，体力还行吗？」

「可以，没问题。」我点了点头。坐在对面的芯片也在剧烈的呼吸着，他的体力也大量的消耗了。

第五回合一开始，芯片就发动了猛烈的进攻，直接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！他终于发怒了，让人无法招架的重击把我逼近了角落，重拳重腿疯狂的撕扯着我抱着脑袋的防御。我感觉软肋上一阵剧痛，不知道是被他拳打的还是脚踢的，让我几乎想跪倒在拳台上。耳边只传来李哥的大声喊叫：「西毒，防住！防住啊！」

可我还是没有防住。芯片一记精准的上勾把我的头打了起来，我刚刚仰起脑袋，他那缠满麻绳的拳头就在我面前陡然出现！

一阵剧痛直达脑仁，我眼前一黑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当我马上又睁开眼睛的时候，裁判正蹲在我面前读秒。

裁判的脸在我眼里模糊不清，我根本就听不见他在说什么，可还是下意识的抓着围绳要站起来。裁判抓着我的手问：「你还可以吗？」

我终于听见他在说什么了，赶紧点了点头。

比赛重新开始，芯片迅速的向我逼近。天啊，我真希望这个回合赶紧结束。

芯片再一次的把我逼近了角落，我死死的防住自己的头部。不管如何，一定要保护好头部，如果让他的扫踢命中的话，我会当场没命。

这一回合终于在我的苦挨中结束了。当我有些意识模糊的坐下后，队医蚊子立刻上来捧着我的脸检查，我只有大口喘气的份。好累啊。

「不能打了。」我听见蚊子转头对李哥说：「鼻骨断了。」